



諾貝爾 文學獎全集

陈映真 主编



諾貝爾 文學獎全集

8



葛哈特·霍普特曼

Gerhart Hauptmann

1912

獲獎

拉賓德拉納斯·泰戈爾

Rabindranath Tagore

1913

獲獎

諾貝爾文學獎全集

8

織工 霍普特曼著 方瑜譯

沉鐘 霍普特曼著 李永熾譯

新月集 泰戈爾著 鍾文譯

園丁集 泰戈爾著 鍾文譯

漂鳥集 泰戈爾著 鍾文譯

祭壇佳里 泰戈爾著 梁錫華譯

主編 陳映真

發行人 沈登恩

出版者 遠景出版事業公司

台北郵局36-575號信箱

郵撥：102221

發行所 遠景出版事業公司

台北市新生南路二段292號

電話：(02)394-1960

門市部 台北市仁愛路三段125號

電話：(02)752-5594

新加坡 **南洋商報**

總代理 新加坡亞歷山大路307號

印刷者 其宗印刷有限公司

台北市環河南路二段113巷7弄16號

初版 中華民國70年12月4日

再版 中華民國70年12月20日

行政院新聞局登記證局版台業字第0105號

有版權・翻印必究

園丁集

序

蒐羅在這本集子裏的有關愛情和生命的抒情詩，都是從孟加拉文譯過來的。寫作的年代，大部分比蒐集在「祭壇佳里」裏的一系列宗教詩，要早得很多。譯文不一定都是逐字逐句直譯的，或有所節略，或有所闡釋。

拉賓德拉納斯·泰戈爾

①這篇序是泰戈爾親自英譯「園丁集」所作。

WT/31/0804

一

侍臣

女王，垂憐你的侍臣吧！

女王

會議結束了，我的臣子們都散了。你爲什麼這樣晚才來呢？

侍臣

當你處理完別人的事，那就要輪到我了。

我來請求的，就是留下什麼事情，給你最後一個侍臣做的。

女王

現在已經太晚了，你還能指望什麼呢？

侍臣

派我做你花園裏的園丁吧。

女王

這是多麼傻的事啊！

侍 臣

我決意放棄我的職務。

我把我的劍與矛扔棄在塵土上。不要派遣我去遙遠的宮廷；不要命令我從事新的征戰。只要求派我作你花園裏的園丁。

女 王

那麼你的職責是什麼呢？

侍 臣

侍奉你悠閑的時日。

我要使你清晨散步的花徑永遠鮮妍，你的雙足將步步受到繁花相迎，受到拚命的禮讚歡迎。

我要你搖蕩在七葉樹間盪的鞦韆，傍晚的月亮將竭力透過樹葉來吻你的衣裙。

我要以香油注滿那點燃在你床頭的燈；我要以檀香和鬱金花漿所作的奇妙的圖案，來裝飾你的脚凳。

女 王

你要求什麼酬報呢？

侍 臣

容我握起你柔嫩如蓮花蓓蕾一般的纖手，把花環輕輕地套在你的腕上；容我以無憂花瓣底紅汁，染你的脚趾，而且吻掉那偶爾滯留在脚趾上的一點兒塵土。

女 王

我賜你如願以償，我的侍臣，你將作我花園裏的園丁。

二

「啊，詩人，黃昏漸近；你的頭髮轉成灰白了。」

「在你孤寂的冥想中，你可聽到來世的消息？」

「是黃昏了，」詩人說：「而我正在聽聽，也許村子裏有人在呼喚，雖然天色已經晚了。」「我留意年輕而失散的心是否已經相聚，兩對渴慕的眼睛是否在祈求音樂來打破他們的沉默，替他們訴說衷情。」

「如果我坐在人生的海岸上，而冥想死亡與來世，那末，有誰來編製他們熱情的歌呢？」

「早升的黃昏星消失了。」

「火葬堆的火光在寂靜的河畔慢慢地熄滅了。」

「在殘月的光華下，豺狼從荒屋的院子裏齊聲嗥叫。」

「如果有什麼流浪者，離家來到這兒，通宵無眠，低頭傾聽黑暗底喃喃自語聲；如果我關上

大門，竟想擺脫塵世的羈絆，那麼，有誰來把人生的秘密悄悄地送進他的耳朵呢？」

「我的頭髮轉成灰白了，那是微不足道的小事。」

「我永遠跟村子裏最年輕的人一樣年輕，跟最年邁的人一樣年邁。」

「有的人微笑，甜蜜而且單純；有的人眼睛裏閃爍着狡黠的目光。」

「有的人大白天裏淚如泉湧；有的人黑夜裏掩泣垂淚。」

「他們大家都需要我，我無暇思索來世。」

「我跟每個人都是同年的，如果我的頭髮灰白了，那又有什麼關係呢？」

三

早晨，我把我的網撒進大海。

從那黑色的深淵裏，我拉起來形狀奇異、顏色瑰麗的東西——有的燦爛如微笑，有的閃爍如淚珠，有的嫣紅如新娘的面頰。

我背着一天的收穫回家時，我的愛人正坐在花園裏，悠閑地撕着一朶花的花瓣。

我遲疑了片刻；把我網到的一切放在她的腳邊，默然佇立。

她瞧了一眼，說：「這些是什麼奇怪的東西？我不明白它們有什麼用處。」

我羞愧地低頭思量：「我並沒有要求過這些東西，我並沒有從市場上買回來；這些東西對於

她並不是適宜的贈禮。」

於是，一夜之間，我一件件的把它們丟在街上。

早晨，旅人來了；旅人檢起這些東西，把它們帶往遙遠的國家。

四

啊，他們爲什麼把我的房子築在通向市鎮的路旁呢？

他們把裝滿貨物的船，碇泊在我的樹叢附近。

他們來來往往，任意漫遊。

我坐在那裏瞧他們；我的時間消逝了。

要把他們趕走我做不到，而我的日子就這樣逝去了。

日日夜夜，他們的脚步聲，響在我們的門旁。

我徒然叫喊，「我不認識你們。」

他們之中，有些人我的手指認識，有些人我的鼻孔認識，我血管裏的血彷彿認識，而有些人乃是我的夢所熟識的。

把他們趕走我做不到。我招呼他們，我說：「不論什麼人，誰願意，就到我的屋子裏來吧。是的，來吧。」

早晨，鐘在廟裏響起。

他們手裏提着籃子來了。

他們的雙腳是紅潤的。他們的臉上是晨曦的光。

把他們趕走我做不到。我招呼他們，我說：「到我的花園裏來採擷花朵吧。到這邊來吧。」

正午，鑼在宮殿的門口響起了。

我不知道他們為什麼丟下他們的工作，而在我的籬笆附近流連不去。

他們頭髮上的花朵，蒼白而枯萎；他們笛子裏吹出來的音調，懶散而無力。

把他們趕走我做不到。我招呼他們，我說：「我的樹蔭下面很涼快。來吧，朋友。」

黑夜，蟋蟀在樹林裏唧唧而鳴。

那緩步來到我的門前、輕輕地敲門的是誰呢？

我朦朦朧朧地看到了他的臉，默然無語，天空的寂靜籠罩四方。

把我緘默的客人趕走我做不到。我透過黑暗瞧他的臉，而酣然入夢的時間逝去了。

我心緒不寧。我渴望遙遠的事物。

我心不在焉，想望接觸那昏暗遠方的邊緣。

啊，偉大的遠方，啊，您那笛子的熱烈的呼喚呀！

我忘記了，我總是忘記了，我沒有飛翔的翅膀，我永遠被束縛在這個地方。

我焦灼，我失眠，我是一個異鄉的過客。

您吹送給我的氣息，悄聲微語着一個不可能實現的希望。

您的言語深獲我的心，把它當作自己的言語。

啊，我夢寐以求的遠方，啊，您那笛子的熱烈呼喚呀！

我忘記了，我總是忘記了，我不認識路，我沒有長翅膀的飛馬。

我心緒不寧，我是我自己心裏的一個流浪漢。

在慵倦的時刻底烟霧朦朧下，在天空的一片蔚藍裏，出現了你何等浩瀚的幻影啊！啊，遙遠的天涯海角，啊，您那笛子的熱烈呼喚呀！

我忘記了，我總是忘記了，在我那獨自居住的房子裏，門戶處處是關着的啊！

家鳥是在籠子裏，自由鳥是在森林裏。

牠們在機緣湊巧的時候相遇了，這原是命運的安排。

自由之鳥大聲疾呼：「我的愛人啊，讓我們飛向森林。」

籠中之鳥悄悄低語：「到這裏來吧，讓我倆住在籠子裏。」

自由之鳥說：「在籠子裏，哪兒有展翅飛翔的地方？」

「咳，」籠中之鳥嘆息：「在天空裏，我真不知道哪兒是棲息的地方。」

自由之鳥大聲要求：「我的寶貝，唱森林裏的歌吧。」

籠中之鳥回答：「坐在我的身邊，我教你學者的談吐。」

森林之鳥大叫：「不，啊不！歌是永遠不能教的。」

籠中之鳥訴說：「我真可憐，我不懂得森林裏的歌啊。」

牠們的愛情因期望而熱烈深切，但牠們永遠不能比翼齊飛。

牠們透過籠子的鐵柵互相凝視，但徒然的是牠們彼此要想了解的願望。

牠們在熱望中撲動着翅膀，牠們歌唱：「挨得更近些，我的愛人。」

自由之鳥大聲呼叫：「這不成，我害怕那籠子緊閉的門。」

籠中之鳥悄悄低語：「咳，我的翅膀無力而僵硬啊。」

七

啊，母親，年輕的王子要在我家門口經過——今天早晨我怎麼能幹我的工作呢？教給我怎樣編我的辮子；告訴我穿什麼衣裳。

你為什麼詫異地瞅着我呢，母親？

我明明知道，他不會抬頭看一眼我的窗子；我明白他在轉瞬之間就會走得看不見人影；只有逐漸消失的笛聲，會從遠處嗚咽地傳到我的耳旁。

可是年輕的王子要在我家門口經過，我要在這一刻穿上我最好的衣裳。

啊，母親，年輕的王子已在我家門口經過，早晨的太陽從他的馬車上閃射出光芒。我從我臉上掠開面紗，我從我頸子上拉下紅寶石的項鍊，把項鍊投在他經過的路上。

你為什麼詫異地瞅着我呢，母親？

我明明知道，他並不撿起我的項鍊；我知道項鍊輾碎在他的車輪下，只剩一塊紅斑留在塵土上，而我的禮物是什麼，我把它送給什麼人，誰也不知道。

可是年輕的王子在我家門口經過，我把我胸口的珠寶投到他經過的路上。

八

當我床頭的燈熄滅了，我與早起的鳥一同醒來。

我坐在打開的窗口，我蓬鬆的頭髮上戴着一圈鮮花。

在早晨玫瑰色的霧靄裏，年輕的旅人沿着大路走來。

珍珠項鍊掛在他的頸子上，陽光落在他的皇冠上。他停在我的門口，熱情地大聲問我：「她在哪裏呢？」

就因為害羞，我開不了口說：「她就是我，年輕的旅人，她就是我啊。」

黃昏時分，燈還沒有點亮。

我心緒不寧地編着我的辮子。

在夕陽的紅光裏，年輕的旅人坐着他的馬車來了。

他的馬匹嘴裏吐着白沫，他的衣裳上蒙着塵土。

他在我的門口下車，用疲倦的聲音問：「她在哪裏呢？」

就因為害羞，我開不了口說：「她就是我，失望的旅人，她就是我啊。」

這是四月的夜。我的房裏點亮了燈。

南來的微風柔和地飄拂，絮聒的鸚鵡在籠子裏酣睡。

我的胸衣是孔雀頸子的顏色，我的斗篷像嫩草一樣青翠。

我坐在窗邊地板上，凝望着寂無人迹的街道。

透過黑暗的夜，我不斷低吟：「她就是我，失望的旅人，她就是我啊。」

九

當我在夜裏獨自去赴幽會的時候，鳥也不唱了，風也不動了，房子默默的站在街道的兩旁。一步比一步響的是我自己的踝鉛，使我感覺害羞。

當我坐在陽臺上聽他的足音時，林間的葉子寂靜無聲，河裏的流水也凜然不動，正如那睡熟了的哨兵膝上的利劍。

狂野地跳動的是我自己的心——我不知道怎樣使它平靜。

當我的愛人來了，坐在我的身旁，當我的身體顫抖，我的眼瞼下垂的時候，夜暗起來了，風把燈吹滅了，而雲給繁星罩上了面紗。

閃爍發光的是我自己胸前的珠寶。我不知道如何把它遮掩。

一〇

放下你的工作吧，新娘。聽，客人已經來。

你可聽見，他正輕輕搖動那拴住大門的鎖鍊？

別讓你的踝鈴發出響亮的聲音，而你迎接他的腳步也不要過分匆忙。

放下你的工作吧，新娘，客人已經從黃昏裏來了。

不，這不是陰森森的風，新娘，你別驚惶。

這是四月夜晚的滿月；院子裏的陰影是蒼白的；頭上的天空是明朗的。

把面紗蒙在你的臉上吧，如果你一定要這樣；提着燈到門口去吧，如果你害怕不，這不是陰森森的風，新娘，你別害怕。

如果你害羞，就不要跟他說話吧；你迎接他時，你就站在門邊吧。

如果他問你問題，如果你願意緘默，那就不妨默默地垂下你的眼睛。

當你一手掌燈，引他進來的時候，別讓你的手鐲叮叮噹噹。

如果你害羞，就不要跟他說話吧。

你還沒有做完你的工作，新娘？聽，客人已經來了。

你還沒有點亮牛棚裏的燈？

你還沒有準備好晚禱時奉獻的花籃？

你還沒有在你頭髮分梳的地方點上紅痣？你的晚粧還沒有妥當？

啊，新娘，你可聽見，客人已經來了？

放下你的工作吧！

一一

你就這樣來吧；別把時間消磨在你的梳粧上了。

如果你的辮子鬆了，如果你的髮路分得不直，如果你胸衣上的綵帶沒有繫好，你都不用介意。

你就這樣來吧；別把時間消磨在你的梳粧上了。

來吧，以輕捷的脚步越過草地吧。

如果你腳上的珠紅因露水而褪色了，如果你腳上的踝鈴不再叮噹了，如果你項鍊上的珍珠脫落了，你都不用介意。

來吧，以輕捷的脚步越過草地吧。

你可看見雲霧遮蔽着天空？

成羣的白鶴從遠處河岸飛起，灌木叢生的荒原上突發一陣狂風。
焦急的牛羣向村子裏的牛棚直奔。

你可看見雲霧遮蔽着天空？